

岡仁波齊
ཀ་རིན་པོ་ལའི་རྒྱུ་རྩེ་གི་ལོ་རྒྱུས་ལོ་རྒྱུས་
6月20日公映



岡仁波齊

像極了人生的朝聖之路

在藏區偏遠的山區，有這樣一群用朝聖詮釋信仰力量的信徒，他們徒手依靠兩塊木板，置於頭頂、胸前、腰下，三次拍打，俯身跪地滑行，低頭，叩首，起身，再繼續……每一次的「叩首」，都容不得半點馬虎，數月的朝拜只為來到信仰的天堂——岡仁波齊。這是一部關於藏人朝聖的故事。

最近，一部由張楊導演執導的仿紀錄片影片《岡仁波齊》在朋友圈刷爆了屏。《岡仁波齊》上映首日僅以1.6%的排片量開畫，卻以21%的超高上座率高居榜首。上映第十日票房便突破4000萬，創下近年來同類型電影少有的佳績。可以說，一部小眾的文藝電影，給喧嘩浮躁的市場，帶來了些許清涼和寧靜。

香港商報記者 陳柳燕



導演張楊



72歲的楊培，「朝聖」是他今生最後最大的事。



年輕媽媽次仁曲珍在朝聖路上生下寶貴。



朝聖者們齊心協力用人力拉車。

村裏很多人都想加入尼瑪的朝聖隊伍，最終，同村10個普通的藏族人一個孕婦，以及一輛用來運裝備物資的拖拉機，沒有任何鑼鼓喧天儀式，從家出發，磕起長頭，開始了2500公里的朝聖之路。

觀影前，或不少觀眾是抱著一種獵奇心理走進電影院的。然而，他們卻沒能在這裏看到想要的獵奇。這裏只有平靜、平淡、平凡，但卻有著凌駕於獵奇，更彌足珍貴的内涵。

一部沒有高潮的電影，它安靜，它甚至能令觀眾在電影院裏，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趁機問問自己，和自己對話。

生死輪回 像極了人生

《岡仁波齊》的故事很簡單：一個寄希望於來世的老人，一個即將臨盆的孕婦，一個家徒四壁的酗酒屠夫，一個身患殘障的少年，一對蓋房子遭遇家人死傷的中年夫婦以及他們懵懂的9歲女兒……一行11人，朝著心中的神山，一路朝聖。導演張楊，在短短兩小時的影片裏，以這樣一支小小的朝聖隊伍，來容納盡可能多的人生樣貌。藏人們在朝聖過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傷，不厭其煩地扎帳篷，100萬次的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禱……

里程碑的數字提醒著他們丈量過的每一步。從大雪紛飛，到桃花盛開，再到綠樹成蔭，最後又見大雪紛飛，這一走就是一年。

每到暮色四合，他們就搭起帳篷，取水，用小刀割下臘肉當晚餐，睡在老人的帶領下唸經文。孕婦半

夜宮縮，同伴們把她送到附近的縣城醫院生下孩子，第二天即懷抱小孩回到朝聖的隊伍中。殺生無數的屠夫，在一隻螞蟥面前長跪不起，只為了等它慢慢爬遠，以免誤傷。

當拖拉機被撞壞時，他們沒有怒目爭吵，放走了司機，男人們用人力拉車，走到幾百米的遠處，再折返回原地，重新磕頭，一步都不敷衍。遇到水洼，脫了厚重的衣服，照樣磕頭前進，臉上洋溢的是幸福的笑容；錢不夠了，就去打零工，賺得旅費後繼續上路；年邁的老人在某天清晨離世，眾人把他葬在神山的懷抱，沒有痛哭只有祝福，然後繼續趕路……

直到電影結束，最後的畫面定格在冰天雪地裏那群朝聖者，在神山岡仁波齊繼續磕頭上路。那重複了上萬次的動作、無意識的連貫，看不到絲毫猶豫，在他們眼中，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面對無知和變數，面對這一路上的一切際遇，朝聖者們都泰然處之，平靜接受，互愛互助，心中有信仰，也有他人。

在生老病死的輪回裏，藏人的朝聖路，像極了人生。張楊導演用冷靜而克制的手法，呈現了屬於藏族人民信仰的一種生活方式，並沒有多加主觀的結論。於是，最令觀眾為之動容的，或許就是影片通過朝聖，所傳達出的一擊擊中心底的力量。

冷靜的鏡頭 平實的記錄

張楊的鏡頭冷靜，他平實地記錄，拋棄了電影應有的精緻質感，和這段旅程的風格保持高度契合。全景中同時框住的如同螻蛄一般蠕行的朝聖藏民們，和

遠處的鋼筋水泥鑄成的機械化工廠，張楊用這樣的鏡頭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

《岡仁波齊》其實在張楊的心中生長了十幾年。據介紹，張楊在1991年就深入藏區，流浪3個月，早在那時，他就心中告訴自己，「以後要拍一部確著長頭去朝聖的電影」。由此，西藏成為了張楊尋求自我與創作的心靈歸地。2014年馬年，沉澱後的張楊，帶著攝製組回到這片土地，拍攝了這部電影。張楊稱，「拍攝《岡仁波齊》是他和西藏的一種緣分，同時也是自己心中一直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張楊介紹，在一年的時間裏，他帶著30人的攝影團隊，和11位在朝聖路上的藏民朝夕相處，同吃同住，從2000米的高度到5000米的高度，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在跟拍的過程中挖掘與成型。他坦言，「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了些，但其實是我嚮往的一種生活」。「一邊旅行，一邊拍電影是我年輕時的夢想」，他說，「這一年給我最大的體會是讓我找到不一樣的生方式，這種生活會令你覺得「一輩子有這麼一年去體驗這樣的東西，一輩子都是非常受用的」。」

作為一部仿紀錄片影片，張楊透露，該影片和以往電影拍攝方法不太一樣，「自己會在腦海裏有一個起點和終點的預設，以及朝聖隊伍人員的預設，包括一生一死」，「我們幸運地在普朗村的村莊裏基本把設想的人物都找到了。當我們跟他們說拍一個關於朝聖的電影時，他們不太清楚怎麼拍，甚至對拍電影也不感興趣，但是對朝聖卻非常願意去」。張楊說，「預設了一生一死，剩下的便沒有劇本，我們在路上一點點觀察，邊拍邊挖掘。」

「這條路也可以認為就是我們人生可能要走的一條路，從出生到死亡，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坎坷」，談起電影拍攝初衷，張楊表示，「實際上在真正拍攝的過程中，看他們朝聖的過程，反而會讓我覺得平靜、淡然，這是我從他們身上吸收到的最重要的養分，沒覺得這個事兒那麼遙遠、那麼宏偉。我也希望儘量以他們的態度去處理那些瞬間。」「吃嗎拉撒睡，然後唸經、磕頭，一天一天過去了，它就是生活裏的一點點。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這樣的，一天一天都在重複往前走。這種對於生死的淡然平靜，對人的觸動是非常大的」。



《岡仁波齊》劇照



《岡仁波齊》劇照



《岡仁波齊》劇照

喚醒精神上的花園 「香港大花園」油畫展開幕



眾嘉賓剪綵儀式

7月7日下午，由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會、藝術公社共同主辦，香港油畫研究會協辦的「香港大花園油畫邀請展」在香港KC100大堂藝術空間拉開帷幕。展覽共展出陳中樞、林鳴崗、潘躍輝、謝政等12位藝術家的油畫作品。

策展人巢錫雄稱，「香港這個大都會，有繁華鬧市，也有綠化地帶，有自然的，有人造的，近在咫尺，一瞬可即，畢竟與理想中的大家園、小窩居、後花園，確實遠隔天涯，只有期盼」，「今次，本地藝術家憑方呎空間創造新天地，描繪出心中盼望的一幅香港大花園景。」在巢錫雄眼裏，香港城市裏雖然多的是高樓大廈，但它離郊區很

近，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要前往周邊觀賞風景都非常方便，「然而，在快節奏的社會裏，人們卻常常忽略了「心中的那個花園」」，他說，「當下香港年輕人在追逐夢想和成長之路上顯得有些浮躁，思想比較複雜。因此，我更想通過老中青三代藝術家的油畫創作，描繪出他們心中的香港，來喚醒大家關注「心中的花園」、「精神上的花園」」。

描繪香港多彩版圖

在此次展出的二十餘幅油畫作品中，既有油畫寫生創作，又有抽象的藝術創作，題材多樣，但它們都共同反映了藝術家們對於香港這座城市面貌的觀察與思考，也傳遞著藝術家們對香港油畫藝術發展的新探索。畫家潘躍輝的追夢系列組畫，是其期表達香港歷史變遷的故事作品。畫

家通過「馬」的形象傳達香港的時代變化，「跑馬是港人喜愛的運動，也是一種文化的代表。從香港的開發，到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它們都是香港發展歷程中重要的故事」。

香港油畫研究會會長林鳴崗的兩幅油畫作品《瀑布石頭》、《水塘樹影》亦頗受矚目。林鳴崗告訴記者，自己的畫作就是在香港城市中的水塘、樹影、四季變化等生態景象。在林鳴崗看來，香港的科技商業繁榮發展，而文化藝術的發展卻並非強項，「在香港的視覺藝術探索油畫類別中，探索方向一直是迷惘和不清晰的」，他說，「我們希望能有香港的油畫藝術家能更多關注香港本地域的事物及特色，關注本土文化，這是藝術家們應該有的藝術上的價值取向，亦是人文關懷的體現」。

本土油畫創作人梁世潘充滿創意的《城市空間》系列作品，黃義德的塑膠彩、蠟等作品，都通過強烈的視覺衝擊，以另一種形式來觀察被遺忘的城市面貌，重組失落的痕跡，展現著對於城市生活的思考與探索。而策展人亦是畫家的巢錫雄，其參展作品《泡泡》，則通過抽象的繪畫創意，描繪了香港多彩的版圖，同時以泡泡的意向，旨在表達年輕人追逐夢想時與現實間的差距，從而提出對生活與社會發展的思考。巢錫雄坦言，「此次展覽的作品，最難能可貴的是藝術家們擺脫了『當代藝術』的困擾，它們作品不同，思考的內容不同，但都是對於香港這座城市的描繪與探索，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次藝術對話。」展覽免費向公眾開放，展期持續一個月。

香港商報記者 陳柳燕



畫家林鳴崗與畫作《水塘樹影》



策展人巢錫雄和他的畫作《泡泡》



活動現場